

2019，簡單愛

徐海娜

在剛剛過去的聖誕假期和元旦假期，我的孩子向我提出的最多的要求不是要出國度假，不是

電影和美食，也不是要更多更好的樂高玩具，甚至不是更長時間的電子遊戲，而是要求父母都坐下來和他一起玩幾輪紙牌遊戲或者大富翁等各種各樣的桌面遊戲，以及要求父母都來參與他自己創設的各種攤位遊戲，還要求父母觀看他的YouTube頻道並給出評論。這些遊戲和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充滿了全家互動的樂趣。

這樣的場景常常讓我想起我的童年，逢年過節的時候，全家人無論男女老少一起上陣包餃子、做各種麵食點心的熱鬧場面。那時候，長輩都特別耐心，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教小朋友怎樣擀麵皮，怎樣翻花樣，每個人都溢滿笑容。一起幹活兒，就是那個年代的「桌面遊戲」，同樣充滿了全家互動的樂趣。這是關於愛和幸福生活的回憶。和孩子一起玩的時候，我也在想，當孩子長大以後也許不會記得我曾經為他買過什麼昂貴的玩具，但他大概會記得我和他一起玩一起笑的情景。

孩子們要的愛並不高深，只是父母用心地陪伴已經足夠。曾經有一位名叫Erin Kurt的老師，自從做了媽媽之後，每天都邀請她的學生給她一些怎樣做媽媽的意見。她收集了學生們寫下的和媽媽相處的那些難忘瞬間，總結出了孩子們最希望和媽媽一起做的十件事。排在第一位的是，「到我的臥室來，抱着我唱首歌，給我講你小時候的故事」。

佛像藝術談

白頭翁

(二)

公元一至公元四世紀印度、尼泊爾的佛像雕刻是佛教中的一件極光榮近乎莊嚴，神聖近乎偉大的舉措。開雕之前的策劃、工匠的選拔、方案的選定，以及開工的隆重都是極繁雜，極有章法的，絕非一般意義上的雕像，那些佛像不是以藝術品的名義製作的，而是由虔誠的佛教徒在充滿無限崇拜的信仰下進行的，甚至有「一刀九叫」之說。因為從那時，佛教徒修行時時刻刻都離不開「觀像」，「觀像」即觀佛、拜佛，佛教的信徒最先是由眼觀佛，由眼入心，此佛就走進他的心靈之中。在他心目中的佛，就是眼見的佛，身拜的佛，由拜佛像再讀經誦經，達到佛永在心中。可見佛像的重要性。由此雕刻出來的佛像都是雕刻藝術的極品，似佛非佛，似人非人，似靜非靜，似動非動，似威非威，似親非親，慈悲並重，緣起性空。佛像雕刻藝術似乎也隨着佛教興盛而起伏。最興旺的時期，應在古印度孔雀王朝時期，佛教恰恰是在這一期才完成從恒河中下游地區傳播到印度各地，並不斷向周圍國家傳播。孔雀王朝到阿育王時期，阿育王本人十分崇信佛教，他十分像中國南朝的梁武帝，但阿育王比梁武帝更有雄心，更有作爲，更有魅力，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把佛教立爲國教的帝王。阿育王使佛教傳遍整個古印度，傳到阿富汗，傳到巴基斯

坦也傳到東方的西域各國。佛像的大量出現一開始是緊緊跟隨着佛教的傳播而創立，隨後則是佛像走到哪裏，佛教在哪裏就掀起信奉和傳播的熱潮，信佛先拜佛，拜佛先拜佛像。佛像就是佛，望見佛像就望見佛，拜伏佛像就猶如拜跪佛。當佛教在印度以至在尼泊爾都不再輝煌，不再鼎盛，不再潮流時，佛像的雕刻也如落日餘輝。非常可惜的是，當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其他一些教在逐佛和滅佛中，毀壞了大批佛像，其中不乏一些傳世珍品，當佛教逐漸退出印度包括阿富汗、尼泊爾地區時，佛像也漸漸被歷史和歲月所掩埋，有許多甚至蕩然無存。幸好，這項不朽的偉大藝術隨着佛教的東傳來到了中國。

東晉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一位三藏法師達毘耶舍尊者，從印度東渡到佛山建寺講經傳教，他常來三尊佛像，當地人專門在山崗上建寺院奉這三尊佛像，也從此把季華鄉改名爲佛山。佛山是印度佛像東渡中國的一個力證。

佛教傳入中國，幾乎和佛像傳入中國是同步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成爲中國的第一大宗教，是與佛像的中國化分不開的，許多善男信女接受佛教的同時，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佛像。

追溯佛像中國化的歷史，甚至在東漢之前，在西漢末期，佛像已經來到中國，那時稱其爲西域，在古稱于闐國的和田市的喀拉墩，據專家考證，這裏有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有寺廟必然有佛像，那也是中國最早的佛像。

(未完待續)

二〇一九年伊始，急轉而下的冷空氣爲新的一年帶來了一場不期而遇的雪，讓大半中國都沉浸在了白茫茫的世界，我想這就是所謂的瑞雪兆豐年了吧。

北方的雪，總是來得特別熱烈，自然也下得格外厚重；而當雪落在南方時，卻變得嬌婉動人，就連魯迅先生都說：「江南的雪，可是滋潤美艷之至了。」

溫暖濕潤的江南，向來如水墨畫般煙雨濛濛，下雪的機會很少。對南方人來說，看一場雪，是年年望眼欲穿的苦盼，好不容易等來了，也往往不及北國大雪上下一白的酣暢淋漓。但正是因爲這份期盼，這份不易，南方的雪，才如此值得人們珍重。當它不經意間飄落在你的肩上，飄落在老屋的青瓦上時，這場意外的邂逅，便足以令江南驚喜一宿，回味一年。

因爲，雪落在北國是天意，落在江南，則是眷顧。

江南的雪是薄而潤的，在魯迅先生筆下

，江南的雪，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南方氣候潮濕，連同雪也吸飽了水，在空中黏連成透明的小片，零星夾着雨飄落下來。落在屋頂上，落在常綠的枝葉上，落在不敗的冬花上，疏疏陳出一層不致密的白，隱隱透露着江南本原的色彩：「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

因爲無風，雪落到哪裏，哪裏便積聚起來。在冬日裏顯得灰蒙的青瓦屋簷、向天橫亘的老樹枝，經雪的層層覆蓋，越發顯得黑白分明，卻又比吳冠中筆下的水墨江南要多出幾分立體層次。有些小樹的樹枝架不住過多的雪，撲簌簌從樹梢上翻落下來，留下濕潤的痕。偶有幾隻麻雀跳來跳去，囁囁喳喳地吵鬧，小小的翅膀撲扇着，揚起了背上輕煙似的白雪，打濕了溫暖的絨毛。

江南的雪不似北國豪爽，粉末般隨風席

好一場江南雪

怡人

捲而來，一筆將天地塗抹成純白的主色。毋寧說，它是一抹閒散輕柔的點綴。在陽光下微微化爲冰晶的雪，將江南青春的氣色襯托得更爲灼灼動人，如同少女的新妝。

江南一場雪，溫潤如夢，纖細如詩。如果說高處的雪尚能成景，那落在路面的，卻往往很快便化入泥濘消失不見，或是在寬闊處結成一層薄薄的冰。在南方，抬頭賞雪，要提防腳下摔跤，可算是詩情畫意當中的小



小煩惱。但對久未逢雪的南方人來說，這不過是「甜蜜的負擔」而已。常見三三兩兩輕人，手牽手，半挪半滑到路旁，伸手將枝幹上的積雪撥弄到掌心，小心翼翼收集起來，捏成巴掌大、歪歪扭扭的小雪人，捧在手中，又笑又叫地拍照。

如果雪再稍大些，好動的小孩子就更來勁了，他們要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薹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堆大雪人。童心未泯的大人也跑來幫忙，大家七手八腳，好不容易堆成一個半人高的雪人。用龍眼核做眼珠，用胡蘿蔔做鼻子，身上插兩根樹枝，再用布條黏個咧開笑的嘴巴，一個目光灼灼的雪人便做成了，夠一幫大小頑童高興一整天。

在北方，冬天裏最不缺的就是雪。無

◀江南雪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

作者供圖

論打雪仗、堆雪人，儘管由人揮霍；它席天捲地，無邊壯美，令人敬畏。南方的雪，來之不易，卻是饋贈。正因有了這份珍重的心，每一片小小的雪花，都會爲這份歡欣而閃爍，寒冬，才有了人心熱切的溫度。

江南的雪夜是寧靜的。街上行人悉數歸家，萬家燈火燃亮，爲寒冷的夜添了溫暖。透過窗戶望出去，雪悠悠落下，黏在玻璃上，像小時候那種輕輕一搖就漫天飛雪的玻璃球，引出心中許多悠遠的遐想。

無論是城市中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還是鄉村裏忙碌了整整幾個季節的農民，藉着夜雪，也都心安理得地躲進溫暖的屋裏，如同鑽進暖和的白雪被子下一樣，享受那份天賜的安詳和寧靜。

一夜過去，雪，不知在什麼時候平靜了。早上起來，雪白一片。太陽已早早地掛在天上，長空如洗，湛藍而明淨。不遠處三三兩兩在雪地裏移動的人們，大聲地說笑着，聲音循着地上的白雪飄來，快慰，悠長，自在。

好一場江南雪，這是冬季的熱切，是冬天的柔情，亦是新年幸福的好兆頭。

新年，我們可以爲父母做些什麼？

陸小鹿



其他的也全部都是些很日常很微小的事情，例如晚餐時候一起聊如何過周末，給孩子留一張字條等等。原來孩子們要的愛是這樣簡單。

孩子們的話，有時候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見生活的本來面目。日常的忙碌讓許多父母常常沒有時間可以安靜地、投入地和孩子多在一起，多玩一會兒。做父母的常常會說，我們之所以這麼忙碌是爲了給全家人創造更好的未來，這話看似沒有什麼問題，說得多了卻容易讓我們忽略當下的感受。還有的時候，我們很容易以爲在物質上的付出就足以表達我們的愛，花更多的錢送孩子去更好的學校，用金錢滿足孩子各種各樣的需要，可是我們卻吝惜我們的時間。有時候，我們也會誤以爲孩子長大了就不再需要我們了。可是當他們發現爸爸可以和他一起挑戰一款有難度的拼插玩具的時候，他們會比獨自玩耍的時候更投入。當他們發現，媽媽可以和他一起準備送給別人的賀卡及禮物的時候，他們也會比獨自準備更加享受那個過程。日常生活裏，父母們有可能常常忽略孩子們發出的「一起做」的邀請，因爲父母總是有理由在忙，不忙也要滑手機、看新聞、回郵件等等。但是，別忘了，孩子最終都會離開父母而獨立，真正能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很快就會過去。如果珍惜的話，直到他們主動推開父母爲止，請盡量少地拒絕他們的邀請。

做父母的也許不需要爲子女想太多，只要簡單單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就好。2019，不如就讓我們彼此陪伴，簡單愛！就像「2019」的諺音「愛你要久」一樣，這樣愛你才長久。

二〇一九年，翻開了第一頁，很多人都爲自己定下了新年願望。我也爲自己定下了幾個願望，同時心想，新的一年，我還可以爲父母做些什麼？

自七年前，父親去世後，母親就成了我心繫的牽掛。當時爲了多創造些與母親朝夕相處的機會，我許諾每年至少帶母親出去旅遊一趟。七年來，我總共帶着母親去了十二個國家，足跡抵達歐洲、澳洲、非洲。說實話，沒帶母親出去之前我並不知道原來她那麼愛旅遊。每次出發前兩周，她就興沖沖地收拾整理行李箱。她說，年紀大了記性不好，早點整理行李箱，就不會漏下要帶的物品。每天想想還需要帶點什麼，想到什麼就馬上收進行李箱。

母親還愛拍照，每次都帶了好多花花綠綠的裙子和絲巾，說要多拍點好的照片帶回

去給老闆密們看。她有四個老闆密，兩個身體已不太好，腿腳不方便出外旅行，尤其吃不消長途旅行。其他兩個老闆密，在家幫助照料孫輩，也沒有時間出來玩。所以，母親成了閨密群的旅遊大使。每次她都會很認真地給閨密們挑選禮物，我完全能夠想像得到，當她帶着禮物和照片回去給老闆密們看時，心裏一定充滿了喜悅。所以，二〇一九年，我還是會一如既往地帶母親出遊，趁着她還不算老，去一個遠點的地方。冰心曾對鐵凝說：「對於愛情，你不要找，你要等。」對於生活中的某些事，「不要急，你要等」的生活態度是對的。但對於旅行這件事，我從來都覺得應該遵循「不要等」的態度，趁身體還好，趁精力足夠，想去遠方就去遠方吧，不要等。

二〇一九年，我還會繼續給母親送禮物。老一輩人普遍比我們節省，總是捨不得花錢給自己買好的物品。我還記得，從前父親在的時候，每次回家鄉過節，返城時父親

母親總是買了一大堆東西讓我帶回上海，他們爲子女特別捨得花錢，但爲自己卻不捨得花錢了。母親愛美，但她自己從來都是挑便宜的衣服買，所以，每年我都會帶上母親去商場，給她買幾件漂亮的衣服，或是請她去新開的餐廳裏吃美食。母親每回總是客氣地說「不要不要」，但我發現，她其實每次心裏都很開心。誰不喜歡收禮物吃美食呢？愛美愛吃本來就是天性，從來不分年齡。

新的一年，我還想繼續給母親買一份體檢套餐。老人身體健康是我最大的期盼。一年做一次綜合全面的體檢，對老人來說真的很有必要。母親單位每隔兩年會給退休職工安排一次免費體檢，但那個體檢套餐項目比較少，算是簡易版套餐。所以，我會給母親加買一份項目更爲詳細的體檢，畢竟，只有身體健康，才能去遠行，才有好心情去穿去吃。

每天都開開心心的，這是我的心願，我想，也是母親的心願。

長安多麗人

李夢



前些天去北京出差，在零下十度的寒風裏排隊四十分鐘，只爲去中國國家博物館內看一場名爲「大唐風華」的展覽。單憑這股不知哪裏來的勇氣，應該足夠自稱爲「藝術愛好者」吧。

展出的一百二十多件（套）唐代文物，有些是國博的珍藏，有些來自陝西省博物館等，從唐三彩到鑄金銀香囊再到唐代女子曾佩戴的水晶項鏈，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展覽並未以時間爲序，而是以「皇室的珍寶」、「長安多麗人」和「大唐異鄉客」等爲題分作六個章節，回溯唐代在手工藝、服飾時尚以及文化交流等領域的發展遷變。其中最吸引我的，要屬介紹唐代女子日常生活的部分。

與後來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相比，唐代女子的社會地位明顯高出許多。那時候的女兒可不願意像後來被封建禮教禁錮的女兒那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她們靜可端坐撫琴，動可騎射，自在、坦蕩，無拘無束。今次國博的展覽中，不乏以女子爲主題的展品，有些騎馬狩獵，有些擊鼓奏樂，還有一些長裙長袖，領首作揖，一副嬌俏含羞的模樣，情態各異，可愛極了。杜甫曾在《麗人行》一詩中寫道：「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單是看這幾行詩句，已能想像出當時長安城內雲鬢花



▲唐代腰鼓女坐俑
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顏、香風陣陣的繁盛場面了。

展品中有一件女子站立陶俑，創作於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女子梳雙髻，圓面，櫻桃小口，是典型唐代女子的模樣。最有趣莫過於她着一身胡服，圓領對襟，足蹬翹頭錦履，分別是男子的裝扮。原來唐代社會，尤其是貴族階層，有「尚胡」風氣，人們喜歡飲胡酒（還記得詩句「胡姬壓酒勸客嘗」嗎？）、奏胡樂，着胡服，而且穿胡服也並不是男子獨有的權利，女子同樣可以短袖長褲，自在不拘。



◀唐代胡服狩獵女俑
圖：中國國家博物館

拘。漢人着胡服、以異域風情爲美，並非唐朝才有的事情。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北方遊牧民族踏足中原，胡漢融合，胡人漸漸習得中原傳統文化，漢人也不可避免受到異域習俗影響，到了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社會愈見開放，像是小袖袍和靴子之類的服飾甚至男女通用，足見當時社會雖說仍受男權思想影響至深，但女性的社會地位並不至於卑微，不然武則天怎麼可能成爲中國數千年封建史上唯一稱帝的女皇，太平公主又如何做到如同《資治通鑑》所言那般「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

女子着胡服這件事，一方面見出當時社會兩性平權的發展景況，另一方面也是社會文化交流成果的顯示。唐朝可不像後來的朝代那般閉關鎖國，而是盡可能地透過海上或是陸路的方法，與外面的世界溝通。展廳內的另一組展品，歸於「大唐異鄉客」門類之下，便展示了域外人士由於各樣原因（求學、經商、交友等）來到唐朝境內，與漢人雜居的熱鬧景象。

用「熱鬧」來形容盛唐時候的都市景象，倒是恰切。每當我想到舊時長安城中的繁盛情境，耳邊總會有絲竹樂音聲傳來。今次在展廳中遇見的雙髻擊鼓女子，從她微微上揚的嘴角以及陶醉時微閉的雙眼，便能看出她正沉浸在歡愉樂音中，而她手中所持腰鼓爲和鼓，以雙手而非鼓槌擊打，音色細膩流暢，多出現在當時高麗和西涼等地流行的旋律中，也是中原文化與異域文化共融的產物。

許多人關於唐代女子的認知仍停留在「以胖爲美」或是「袒胸露乳」的表象上，或許對那個開放自在的時代有些不夠公平。看過展覽後，我發覺唐代女子的日常生活、愛好與服飾，無一不呈現出本邦與異域、此刻與彼時互動的景象，不單是所謂「女權」的徵象，更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若我們暫時放下學術意義與價值不談，單將這場「大唐風華」展中的「長安多麗人」部分放在當下#MeToo盛行的社會背景中審視，也能從過往與當下之間找到一些關聯，而展廳中那些或嬌俏可人或英姿颯爽的女子形象或許能令到如今的女權主義者和平權支持者深感「吾道不孤」吧。

論打雪仗、堆雪人，儘管由人揮霍；它席天捲地，無邊壯美，令人敬畏。南方的雪，來之不易，卻是饋贈。正因有了這份珍重的心，每一片小小的雪花，都會爲這份歡欣而閃爍，寒冬，才有了人心熱切的溫度。江南的雪夜是寧靜的。街上行人悉數歸家，萬家燈火燃亮，爲寒冷的夜添了溫暖。透過窗戶望出去，雪悠悠落下，黏在玻璃上，像小時候那種輕輕一搖就漫天飛雪的玻璃球，引出心中許多悠遠的遐想。無論是城市中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還是鄉村裏忙碌了整整幾個季節的農民，藉着夜雪，也都心安理得地躲進溫暖的屋裏，如同鑽進暖和的白雪被子下一樣，享受那份天賜的安詳和寧靜。

一夜過去，雪，不知在什麼時候平靜了。早上起來，雪白一片。太陽已早早地掛在天上，長空如洗，湛藍而明淨。不遠處三三兩兩在雪地裏移動的人們，大聲地說笑着